

三哥静静地躺在里面，身上覆盖着红旗，他眯着嘴在笑，好像等着英子的到来  
灵堂的中央摆着他俩的牌位，四周簇拥着松枝和鲜花  
在阳光的照耀下无比妩媚鲜亮  
微风一吹，轻轻地摇摆  
似乎向人们展示着它的婀娜  
双胞花金黄色的花瓣和绿叶交织一起，如花蝶蹁跹，彩裙飞舞

永海 著

# 风卷长啸

Fengjuan Changxiao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风卷长啸

永海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风卷长啸/史永海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ISBN 978-7-80680-851-1

I. ①风…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 155106 号

风卷长啸

作 者 永 海  
责任编辑 党 靖 闫 瑛  
封面设计 高 薇  
版式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安康天宝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1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51-1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25018

陕西渭北高原的沟壑山谷，洛川、黄龙、澄城、白水四县交界环抱着一片片原始森林，石堡川河静静流淌，不时地泛起一阵浪花，向人们述讲着千百年来世事的变迁。河流进入洛川境内，水路突然湍急，急浪拍打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幅画卷。

洛川南塬，黄土层深厚达五六十米。塬上原本高高低低的土坎、洼地，被黄帝子孙们梳理得平平展展。放眼望去，一望无际，和关中平原相差无几，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子迎风摇摆，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南塬大小有一百多个村子，史姜村近三百户，在当地属于较大的村堡。村堡分上堡子、下堡子。上堡子全都姓史，下堡子都姓姜。传说上古时候，黄帝有一位史官名叫仓颉，史称“史皇”。史皇创立了文字，结束了远古时期结绳记事的历史。后裔子孙为了纪念他为世人作出的卓越功绩，便取他在世时担任的“史官”官职中的“史”字作为姓氏。这样，史皇仓颉就成了史姓的始祖。一水之隔的白水县史官乡仓颉庙方圆几十里，史字打头的村庄就有八九个。史家河、史家坪、史家村、史家崖、史家圪崂等等。

几百年来史姜村穷人富人都喜欢种植枣树，家家院落或多或少都有几棵，村里、麦场、田间甚至沟畔到处可见。上堡子和下堡子之间的界线就是一长排枣树，中间有一棵老树，树龄三百年以上，至今仍枝叶繁茂、果实累累。每到春季开花时，米粒大金黄色的小花在风中传递着幽香，花瓣在青叶丛中随风摇曳，引来无数蜂蝶嬉戏。枣树花朴实、淡雅，就像黄土地的子孙一样淳朴、老实。枣树生长慢，木纹密实，村里的人也厚道、皮实。枣树有刺爱扎人，村里不少人家都有刀、棍，还有人会武功，不过这些是防土匪的。村里老辈人都说，人养树，树养人，村里人离不开它呀！

说起来，史姜村姓史的家境贫寒者居多，上堡子用土夯的城堡虽然依稀可见，但是外砌的城砖已荡然无存。相反下堡子砖砌的城墙雄风依存，堡子内富人用砖箍的窑洞比比皆是，其中数姜龙魁气势最大。当地百姓流传着“姜家银子石堡河，下村骡马满山坡”的歌谣。姜家圈了足有十余亩大的院落，分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一排六孔砖窑，两侧各四间厦房，主要居住着管家、佣人和长工，农具也在前院厦房。中院为闭合的四合院，居住姜家十二三口人。后院一排仓库，存放粮食、枪支和保丁居住。由于姜家世袭属于富裕大户，主人在国军任职，实属有权有势人家，势力遍及周边几个县。

# 1

姜龙魁生下来足足有十斤，鼻子比较大，哭声比一般的婴儿响亮得多，村里人都说己未年（1895）属阴，按照五行相克，火克金、金克木和甲午己未沙中金。己未是个灾祸之年，姜家此时生下这么大的婴儿，肯定是祸根，将来也不是省油的灯。

龙儿的哭声从窑洞里能传到大门外，声音洪亮、高亢。人常说，婴儿三翻六坐九爬，就是说三个月才学会翻身，六个月能坐，九个月学会爬着走。让姜家人感到吃惊的是，还不到五十天，龙儿就会用小腿一蹬翻身了。母亲的奶水旺，龙儿吸住奶头吃得也多，三个月后他就咿呀学语还要抓碗，刚开始学会吃饭，嘴里就露出四颗小虎牙，大家都说这孩子比一般小孩长得快多了。

龙儿长得确实比时间快，三岁就拿着小细棍在院子跑得格外欢实，撵得鸡群乱飞，自己感到成就辉煌，这还不算，于是又开始撵狗。六岁时父亲赴广西柳州任知县，途经黔南时不幸感染了霍乱死在路上。噩耗传来，姜家上下哭天喊地，邻里百姓歔歔不已。龙儿渐渐懂事，他按照爷爷的话，始终拽着母亲的袖子不离。母亲哭他也哭，母亲不吃饭他也不吃饭。母亲抱着孩子悲伤许久，泪眼中看到龙儿小脸上的泪珠，似乎看到了什么，为了姜家今后，她勉强开始吃饭。从此以后，龙儿突然好像懂事了，闹着要上学，几天后他背着书包进了村里的私塾。

龙儿在私塾读了三年，进了镇上的小学后才发现世界这么大，伙伴们在一起太爽快了。他的顽性逐渐显现出来，爬树、打架，伙同高年级伙伴偷人家的鸡，在沟里用泥巴裹起来烧着吃，痛快极了。三年级放暑假，他偷偷拉出自家一头驴，骑到二十六七里远的黄龙山脚下，结果迷路了。几个小土匪抢驴，他拿上枣木棍和他们打起来，结果连人带驴一起被掳上山。黄龙山区方圆三四百里，山大林密，土匪大小约有六七股。抓他的土匪头叫黑老七，一审，方知是姜家的小公子。黑老七和姜家关系不错，黑老七告诉弟兄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姜家给

我们送过粮食和饲料，兔子不吃窝边草，派人送回去。龙儿失踪使全家人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现在看见他在别人的护卫下，像个英雄似的骑在驴身上，嘴里还“驾驾驾”地喊着进了门，母亲气恨交加，一把把他拉下来，准备给他长点记性。

龙儿非常想念在山上的日子，山上的人个个都是侠客好汉，刀枪棍棒剑叉鞭戟兵器抡得眼花缭乱。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往嘴里灌酒，太刺激了。

全家人都围着看他，爷爷手里的棍子举在空中吓唬：“你还去不去山里？”他傻乎乎地喊：“去！”“啪啪”屁股上感到火辣辣的，他扭头一看是母亲拽住打的，爷爷奶奶想挡没挡住。他拼命地大喊：“妈呀，你还真打呀！”

母亲正在火头上，胳膊抡得更欢了：“今天不好好修理修理你，你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越飞越远了。你不认错，就打。”

母亲都打累了，龙儿也不吭气，奇怪？这娃咋不认错呢？爷爷奶奶都劝她不要打了，先关起来再说。他刚站起来就喊叫要尿，真没办法。于是捂着屁股一扭一扭地进了厕所，一会儿出来闻到饭香味，看见叔父在客厅里招待土匪，忙凑上前去，要了一片肉一口吞下去，还露出自己的屁股叫大家看倒霉不倒霉，大家笑他活该。他听到爷爷的咳嗽声，吓得赶紧溜了出去，乖乖地进了马厩，这是他的禁闭室，老长工张五爷负责监视他。

晚上，龙儿早早地趴在母亲的炕上睡着了。母亲抚摸着孩子发红的屁股，心疼得想掉眼泪。家里人对她说，龙儿喜欢武术，业余时间就叫他学吧，最起码也能健身强体。再说，技不压人嘛。她想也对，学些功夫，可以把他的心思笼住，省得乱跑，万一跟土匪学坏就麻烦了。叔父告诉嫂子，上堡子里史家有人会武术，请一个好师傅教，先给他打打基础。

为了请师傅，姜家人费了一些工夫。他们原以为花钱雇师傅就像雇长工一样简单，其实不然。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深邃奥妙，习武人讲究武德，讲究人品。要想入门，就必须静下心来，狠下工夫，要有刻苦的精神、坚强的毅力才能学进去。请师傅必须恭恭敬敬有诚心才行。上堡子有一个秘密武术帮会，自称“洛人帮”。每天晚上天黑以后在村东头麦场习武，已经坚持了几代人。姜家虽然不知道底细，可是知道村里有几个人习武，听说拳脚不错，就托人说说。洛人帮叫龙儿先在麦场随便和大家接触，看看这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龙儿跟着大孩子学了两套小洪拳，姿势和动作十分认真。人家看到这孩子有天赋，也有悟性，比一般的孩子刻苦，是可塑之才，便极力向帮主史连明推荐。

帮主把孩子的大腿小腿捏捏，又把他的脚踝骨摸摸，把他的上身和小胳膊都看了看，说了一句：“这样的苗子不好找，不知道姜家舍不舍得？”

龙儿已经懂点事，他生怕帮主不要他，急忙答道：“舍得！我爷、我妈、我叔都舍得。”

帮主嘿嘿笑了，都是一个村里的，他干脆亲自上门谈谈。姜家对帮会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史连明是帮主。只知道他会武术，为人耿直，在穷人里挺有威望的。过去请都请不来，如今他主动上门，爷爷赶紧看茶让座。史连明两手一抱拳，开门见山地说：

“四叔，我想收龙儿为徒，不知你们可否同意？”爷爷排行老四，村里人都把他叫四叔，晚辈叫他四爷。四叔摸摸胡须，人家主动上门说明心诚，也说明孙儿是一块儿料，但是上学万万不可丢弃。他忙叫人端上一大碗酒枣。下堡子人多爱用酒泡枣，泡出的枣又大又圆，咬一口香甜醉人。帮主吃了一个，嗯！下堡子人就是不一样。上堡子人把枣晾干，水分少了便于存放。爷爷又把自己的紫铜水烟袋双手拿出来，重新换水，把烟丝装进烟斗，放到人家面前，表示了极大的尊敬。史连明手一摆，习武之人不动这个。爷爷又赶紧把泡好的茶，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十分诚恳地对史连明说：

“龙儿交给你，我也是求之不得。不过，孩子还在上学，功课万万不可荒废。我们姜家还指望他支撑传业。”爷爷说完，感到扯得远了，对不住人家，急忙补充说：

“连明呀，我们在后院专门腾出一个空地，可否屈尊大驾每天晚上教我孙儿。费用嘛，按照村里（雇工）三倍的工钱支付。”

“这……”

史连明一时犹豫，拿不定主意。爷爷赶紧请客人看看场地，这地方倒不错，约莫有二分多地，地面碾轧得平平展展，四面有高墙围挡，墙内有一圈枣树。他看到后门不经意提出：

“要是能把后门打开，我带几个徒弟晚上从这里进出，就不用麻烦你们了。”爷爷一听，说明人家同意了，忙说：“这事好办，这事好办。”

史连明开始每天带三四个徒弟过来，给龙儿单教大洪拳十二路、老洪拳、炮拳、对练的六合拳，同时教他苦练基本功，拔筋、压腿、石锁、铁砂掌。几个月后，又开始教他三节棍、长棍、刀术、枪术和鞭术。一年后，他不仅仅能掌握大小洪拳，还能掌握罗汉拳、黑虎拳、圆功禅拳，各种器械也都会点儿，不过，他

还是最喜欢九节鞭。这玩意儿抡起来似车轮，舞起来似钢棍，收回一团，放击一片。平时绑在腰上，谁也看不见，一旦有情况，一把抽出来就可以直击对方头部。师傅告诉他，学武术不要过分偏门，关键是基本功，基本功不扎实的话，一切等于白学。

斗转星移，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清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这一年，长孙姜龙魁已经十六岁，长得一副虎背熊腰，脸上的胡须也是越来越黑。在师傅常年严格教育下，他的基本功练得扎实。不说别的，就是练功小院墙下碗口粗的枣树，也已被铁砂掌打得半圈没了树皮。

他学会站桩的马步、椅子桩、钉子桩虚实兼用，刚柔并济。对武术的视、听、抓、拉、推、举、踢认识深刻，上拳下腿一展开，处处感到佯攻而实退，似退而实进，真正行如猫、抖如虎、动如闪、声如雷。只见他两只大手轻轻一抓，一百七八十斤重的桩子（装粮食的口袋）就翻上了肩。东麦场上的石轱辘用脊背贴紧、两手各反抓紧石碌碡的侧面石臼，运气，起！三百多斤一气儿背起，众人无不惊骇。

龙儿在清政府新政下办的西安陆军中学堂读完三年，已经十九岁了。年近七十的爷爷希望他在家承担起管理家业的重任，或者继续在培养官吏的学堂读完大学。姜龙魁在外边读了几年书，志向鸿鹄，对爷爷和母亲多次提出：“中国被外国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几十年来时时挨打，割走的土地上百万平方公里，战争赔付的银子几亿两，国家就像病人膏肓的病人，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已经危在旦夕。作为一个有志向的男儿，能待在家里吗？现在，保定陆军军校正在招学员，我们不少同学都报了名，我也一样，已经报名。”母亲没听懂，问他：

“你报的啥学校，出来是干啥的？”叔父明白了，忙给大家解释：“龙儿要上军官学校，出来就是带兵打仗的。”

爷爷和母亲都懵了。他们从小叫龙儿习武，是想让他强身健体，没想到他翅膀硬了，竟要上军队学校。军队是走南闯北、血洒疆场的。自古以来有几个能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爷爷心都碎了，颤颤巍巍地说：

“龙儿啊！军队是要打仗的，你一上那个军校，家里就指望不上你了。你妈就你一个娃，守着你就是希望你一辈子在她身边啊。”爷爷的话很管用，他半天一句话都没有，一个人站了起来，默默地走了出去。

七月的地里，玉米都一人多高了，微风吹来“哗啦哗啦”地响，好像在嘲笑他，指望你一个人能救国家？老实实在家掌管家业得了。家里人远远地看着

他，心里也不是滋味。爷爷自言自语说：

“忠孝难两全，龙儿的确长大了。年轻人志向大啊……”他不愿再说了。

这几天回来，龙儿一直睡在母亲的身边，雷一般地打着呼噜，她想起了丈夫，孩子多么像他呀。她睡不着，起来想收拾儿子的衣服，口袋里有一张纸，她小时读过几年书，把气灯捻亮一看，好像是决心誓言，后面还有血迹指头印。这娃都写血书了，看来挡是挡不住了，儿大不由娘，只要有志向，叫孩子去闯吧！

母亲叫人在县上买了一幅中国地图，钉在墙上。找到了保定，用铅笔描黑。龙儿明白了母亲的意思，高兴得别提了。

保定陆军军校原为清政府的讲武堂，占地近两千亩。一大批有志青年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被学校之大、建筑之宏伟所震惊。门楼面阔五间，气势足以和直隶总督府相比。朱漆大门饰以铜钉铜环，门楣上悬有“陆军军官学校”大字。高大的讲武堂坐北朝南，四周环以石栏、雕梁画栋，厅两侧有副楹联，“尚父阴符，武侯韬略，简练揣摩成一厅；报国有志，束发从戎，莘莘学子济斯望”。

学校基本仿制德、日军校教材和体制，学制四年。教员大部分还是日本人。学校开办有步、骑、炮、工、辎重五科，步科有五个连。每学年八块银元，姜龙魁报名后，知道把他分到步科五连。五连人最少，有六十二名学员，几乎都是陕甘晋蒙学生。学校课程安排得紧凑，上午是数理化 and 军事理论，下午几乎都是室外作业，如劈刺、射击、测绘、体能训练，还有地形利用、野营训练。

学校完全是按照军队管理，一开始大家感到有些紧张，几个月后才逐渐适应。宿舍共四个同学，两个陕西籍、两个山西籍，他们自己戏称S室。大家第一面见到他的大鼻子，就想笑，人多名字一时记不住，不知谁把他叫了声“大鼻子”，结果，大鼻子就叫开了。山西籍蒋业田好像是天然盟友，两人的姓是音同字不同，同学之间，请客出手阔绰，互相不分彼此，认识才几天就感到些相识恨晚。

不久，军校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炮兵科二班训练时几个湖南籍学生因不满日本教官超时限的装拆卸炮架训练，当众顶牛。教官气急败坏，用马鞭把这几个人狠狠地抽了十几下。全班同学看到他们的伤痕，觉得太残暴了，全班干脆罢课，强烈要求处理教官。

本来，军校打骂甚至体罚学生屡见不鲜，但是现在南方学生思想越来越激进，拥护三民主义，要求共和。炮兵二班的罢课成了反对专制、反对强权、反对体罚学生的导火索，全校基本上教学瘫痪，教室里都没人了。两千多名学生在学校广场上集会，高年级同学，特别是南方籍的学生高呼着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孙

中山，反对独裁，反对专制。大家纷纷上台，慷慨激昂地发言，对学校的专制、体罚和日本教官野蛮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控诉，操场上空不时地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口号。大鼻子的血液也沸腾起来，挥舞着拳头恨不得把北洋军阀专制政府掀翻，建立起民主共和。

教务长袁慧强是袁世凯的远房亲戚，一直想把校长撵走，篡夺校长位置。事件发生后，他表现得特别极端，借机将事态扩大，企图取而代之。他背着校长向北京打电报，说学生罢课，煽动三民主义，再不镇压，就会有向华北蔓延趋势。这还了得！必须镇压。

蒋业田出去买球鞋，看见火车站下来不少军队，恐怕是来镇压的吧。他飞快地跑了回来，大喊：

“军队来了！军队来了！”

学生们被激怒了，上千人一下子拥到武器库，砸开门把长短枪和迫击炮都拿走，就在大门口和军队对峙起来。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知谁的主意，同学们又把袁慧强及日本教官们扣押作为人质。北洋军阀慌了，派出代表和学员们谈判，大家提出：军队必须撤走，不许体罚学生，校内言论自由。如果答应这三条，学生就立即交还武器，但是人质两天后才能放。

看管人质的任务是由学生们轮流执行的，袁慧强被单独关在总务处后院的磨房里。磨房里有高年级学员看守，厚厚的木门把门闩推上，围墙足有三米来高，谁都进不去。今天后半夜，轮大鼻子和蒋业田巡逻，巡逻的学员只能在大门外边。蒋业田的父亲在太原经商时，曾经吃过不少亏，他发誓叫老二蒋业田从军，当军官有权有势，再没人敢欺负蒋家了。谁都不知道，当年蒋业田考军校时，分数不够。父亲于是托人用了八十块银元买通了袁慧强，此事，他从未向同学透露。如今恩人就关在磨房里面，蒋业田将企图偷偷放人的想法告诉大鼻子。他吓一大跳：

“你疯了，袁世凯卖国求荣还企图称帝，他们是亲戚，我们不能站在同学们的对立面。”蒋业田知道人在危难之中才显出朋友义气，他反驳大鼻子的血统论，理直气壮地说：

“袁世凯卖国求荣又不是袁慧强卖国求荣，再说他还是我家的恩人。人在困难时不能见死不救，那才叫不忠不义呢！你是我的好朋友，不看僧面看佛面嘛。”大鼻子不知道他是蒋家的啥恩人，既然是恩人，那咱就当恩人救吧。

半夜刚交班，他俩四下瞅瞅没人，大鼻子吸了一口气，来个游龙飞步，蹬住砖垛如同飞燕掠空，一个鹞子翻身，稳稳地落在内院，一拳打昏值守同学，摸出钥匙，打开磨房小门，解开教务长的绑绳，与接应的蒋业田悄悄地把他带到食堂西边，扳开白天踩过点的偏门，搬开一个破笼屉，露出一个洞口，下面是红薯窖，不过现在啥都没有，只有蒋业田的一床褥子和两件衣服。狗日的蒋业田居然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大鼻子暗自骂道。

他们安排完又顺原路返回，往磨房扔了一片玻璃碎片，窗户大开，内门又重新反锁。一切稳妥后，俩人在大门外背靠背地呼呼大睡起来。直到天已经大亮，接岗同学捅醒，人都跑了，你俩还睡？大家闻讯赶来，都在埋怨他俩，你二位爱睡吗？干脆背靠背绑一起，在禁闭室里让你们睡两天。

这场风波最后由校长四下游说，并保证武器交还仓库，军队才退去。袁慧强将他俩名字牢牢记住，在后来的毕业分配上予以最大照顾，尽量地安排回到本省。

几年的军校锤炼，大家感到收获极大，纷纷考虑自己前程。北方籍的学生比较保守，都喜欢分配到本省家乡，捞个一官半职，甘当看家护院的保镖。南方籍的学生誓死不留在北方，借口回家，实际上回去要讨袁。大鼻子如愿以偿，分配驻扎在陕西泾阳杨梧镇陆军第一混成旅二团一营，任作战参谋，少尉军衔。

在回陕的火车上，一些革命党在车厢大肆宣传，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引起一片哗然。他正听得入神，突然，那个演讲的革命党指向穿一身戎装的他，北洋军阀有他这样大大小小的爪牙镇压革命志士，打死他，对！打死他。车厢几个男人就扑了过来。他看见走道上一个旅客的扁担，拿起一横，用尽全身力气把众人推了个趔趄，扁担一丢，就向后面跑去。跑过车厢，反手把门锁上，那些人拼命地击打玻璃，他从容地进了厕所翻到车顶上往回跑。等到列车员把门打开，他早就回去把自己的东西一拿，转移到最前面的车厢了，这里清闲多了。

一九一七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冬至未到就已经下了两场大雪。关中平原上一片白茫茫，树上的红嘴乌鸦“哇哇”叫得人心烦，士兵们闲得无聊，没事就在树下打赌上树捅乌鸦窝，输者给弟兄们买烟。

大个子营长柴华小时候家里穷，十几年戎马生涯好不容易混到了今天。已经三十一了，还是光棍一条。部队驻扎这里，县政府举行了接风宴席，席间进来了助兴的秦腔剧团。开始他还没在意，可是一名小旦上来唱了一段《游西湖》。他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

小旦刚过二十岁，叫茜儿。她欢快明亮的神情，委婉动听的嗓音和婀娜多姿的身段，特别是直直勾人的大眼睛，一下子就把柴华的魂勾走了。茜儿是戏班子的台柱子，她的干爹干妈是剧团的主儿，全凭茜儿为团里挣大钱。

打这后，柴华就迷上了茜儿。他告诉隋县长自己想娶她，把县长大人吓了一跳。隋县长自己也是色迷心窍，一心想把她搞到手。剧团来到本县后，隋县长就张罗着演出的场地，派人把剧场重新收拾得有模有样，还假借关心剧团名义，向小茜儿问寒问暖。干爹干妈闯荡江湖多年，对隋县长的意图一目了然。但是人家毕竟是县官，县大人的热情你总不能泼冷水吧，再说这才开始。柴华看见隋县长这个老王八蛋一直不言语，生气地问：“他妈的，你是同意还是反对？你给老子来个案板上砍骨头——干干脆脆。”隋县长吓得哆嗦，赶紧表示尽快和茜儿的干爹干妈商量。北洋军阀的营长是相当厉害的，他的话就是圣旨，一般人是不敢不同意。干爹干妈对这事儿既不敢说不字，又不十分情愿，一连两天没有回应。柴华带着人气汹汹地来到剧团，非得要问个明白。见他们吞吞吐吐不爽快，把桌子一拍：

“你们到底同意不同意老子给你们当女婿啊？啊？说话呀。嘴巴都叫泥巴糊住了？”干爹干妈看着门口两个凶神似的士兵，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现在叫他一逼，反而想通了。干爹拿起柴营长扔过来的纸烟，点着吸了一口：

“既然柴营长把话儿挑明，那我们就有个条件，一是要明媒正娶，大轿抬回。二是我们二老养老你要解决。”第二条就是要钱，柴华明白。第二天他带来五十块大洋，“哐”的一声，砸在桌子上，问他俩：

“咱这一辈子不亏人，够不够？”干爹干妈眼睛都直了，这两辈子都花不完啊！头像捣蒜似的点。

干妈在闺房里悄悄对孩子说那人虽然粗鲁，但是是个实心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何况你这一辈子跟他吃香喝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茜儿开始还不愿意，架不住干妈甜言蜜语地劝说，勉强答应了。干爹干妈生怕情况有变，故意离开家几天，叫柴营长帮忙看家看好茜儿，实际纵容他把生米做成了熟饭。

柴华插了一杠子，隋县长气得敢怒不敢言。柴华后来知道了他的花花肠子，就把他专门叫来，指桑骂槐地把他奚落了一顿。

营长整天忙着自己的好事，李营副带着几个人溜到有钱人家喝酒打牌作乐去

了。营部几个副官、参谋干脆掂上枪外边打野狗，今天运气还可以，打死了两条。大鼻子剥狗皮挺老练的，他叫伙夫卸块门板，用绳子把死狗的两只前爪绑在左右铁环上，用刺刀在头上将皮劈开，自上而下囫圇个慢慢地把皮剥下来。狗肉放到灶房全部红烧，味道香喷喷的。狗皮洗净、晾好，叫镇上匠人熟皮子，然后叫裁缝加工成狗皮棉帽，营部十几个人都有这样一顶帽子。

狗肉大家会餐，这叫做：喝烧酒，吃狗肉，戴狗皮帽。由于营长姓柴，大家平时把一营简称柴营。现在大家把狗皮帽子一戴，结果，被人称之“菜狗营”。菜狗营咋啦，老子的队伍能打仗就行，柴华大咧咧的，从不在意。

柴华的大婚就在县城里举办。团长和地方场面上的人物全部请到，全营班以上的弟兄们也都上场。酒席摆了五十桌，一时轰动周边及邻县。几十名要饭的也堵在宴席周围，趁机揩点吃的。隋县长提着礼品前来祝贺，柴华兴高采烈地在门口迎接客人，看到他来到，奚落说：

“隋县长驾到，感谢父母官的光临。本人娶了个戏子，大人不会笑话吧！”隋县长吓得说：“岂敢岂敢。”

他大喊一声，弟兄们！今天叫父母官好好喝，省得别人说我们小气。和丘八们喝酒，有理说不清。他们不管酒场上的礼仪，反正把父母官灌翻就是今天头等任务。十几个弟兄轮番敬酒，和县长划拳，输赢他都必须喝。最后酒席都散了，跑堂的打扫卫生时，满脸污秽的隋县长在桌下醉得一塌糊涂。

没几天，传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伐袁世凯的消息，大家十分振奋。上级命令菜狗营攻打富平。富平有袁世凯干儿子的一个团。柴营长舍不得离开泾阳，主要是舍不得新婚的媳妇，手里拿着靖国军命令犹犹豫豫。革命党人胡老师受众人之托，知道柴华是个有正义感的军官，帮他仔细分析当前形势和攻打富平利弊。富平虽说有他们的一个团三千人，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马都不在城里。现在我们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大年三十一举拿下是完全有把握的。说完叫人拿出两包大洋，往桌子一放，一大一小。他指着大包说：

“老弟，这二百是犒劳弟兄们的费用，这小包一百是给弟妹的见面礼。老兄我为筹集这笔费用真不容易呀！”为了鼓励柴华坚定信心，他把桌子一拍：“柴营长！打下富平，活捉袁世凯的干儿子，我给你游说晋级。行不行？”

柴营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是要和弟兄们商量一下，实际上是找个台阶下。部队好长一段没有打仗，手都痒痒，听说打富平，士气高昂，这给营长增强了很大的信心。

为了慎重起见，他派大鼻子等十几个人换成便衣，反复对城里城外进行侦察，并且制定了周密的方案。腊月二十八晚，菜狗营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杨梧镇，两天奔袭一百二十里，直扑富平县城。

干儿子陆承武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公子，既不懂军事又喜欢专横跋扈，一个人说了算。干爹一再告诉他任何时候不能丢掉军权。他机械地执行了父亲的旨意，把各营连几乎全部挤在城里，好像全是他的保镖。一个小县哪能承受几千人军队供应，平时各营连在城里为给养常常擦枪走火，吓得卖菜、卖粮和卖柴的不敢进城。这样一来，供应更加紧张。

年关将至，不少人向他建议叫各营连自己出去搞给养，否则挤在城里会发生问题。他勉强同意，但是出去不许带武器，怕集体携枪叛逃。命令一下，城里的部队大部分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就是看守营房和武器的人员。留守的都感到倒霉，吃喝啥都没有，吵吵着也要出去，守城的长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跑了不少。陆承武又给军官们放假三天，城里兵力不足三百人。

三十除夕，家家喜气洋洋，城里的爆竹噼里啪啦震耳欲聋，干儿子弄了十来个姑娘和副官们掷骰子喝酒，笑骂声不断。突然，执勤卫兵队长慌慌跑进来，说筹粮队伍拿着武器闯进团部。干儿子刚想发火，只见一伙人端着枪，破门而入。原来菜狗营在内应指引下，一个连直接扑到团部，采用擒贼先擒王战术，造成群龙无首。留守人员纷纷举手投降，天亮前城里的敌人全部解决。

俘虏大部分关在小学校院子，大家这时才看清，他妈的，原来是菜狗营把我们灭了。十几天后其他的外出筹粮队陆陆续续返回。回来一拨，俘虏一拨，除跑掉六七百人，基本上全都活捉。敌军经过整训后，重新成立一个混成团，柴华被靖国军任命为副团长兼一营营长。

大鼻子被任命为治安大队长，重点看守好监狱，特别是干儿子不能跑了。他白天睡好睡足，晚上自然不敢马虎，整天手里攥着九节鞭在监狱里巡走。

大年正月初五，家家户户过小年，在大雪纷飞的夜晚，北风呼啸，作为监狱负责人，他心神不安出了房门，就看见墙上下来几个黑影，向半地下室的牢门摸去，他紧紧跟随黑影。只见一个黑影拔刀向岗哨刺去，“呔”，他大喝一声，九节鞭像银蛇般将黑影的刀子“啞啞”一声打飞。两个黑影应声而来，他来个十字乱把，一个家伙往后一退，他顺势一个老猴扳枝，将另一个家伙的胳膊向后一提，左腿一脚踢中肚子。对方一黑影见势不妙，把头一偏，“吱”的一声，一支飞镖擦耳而飞。“给老子来阴的”，他对着这个家伙上使一个直拳，下使一个横

扫腿，最后一个拔步炮，“噔”，这个家伙也完了。其余的黑影见势不妙，拽住墙上绳子，“噎噎噎”就跑，他拾起九节鞭“呼呼呼”鞭击。这时，哨兵“叭叭”两枪，墙上影子掉下来。众人跑出来将院子里的几个黑影抓住。

富平一战，菜狗营名声大震，军官人人晋级，大鼻子因看管干儿子有功，升为二营一连连长。

连副仇忤，土匪出身，中等个子，尖嘴长脸，小眼睛转圈比别人快得多，黑黑的长脸庞，右脸颊上有宽一寸、长三寸的疤痕。小时给一家有钱人打杂，清早他蹲在下面掏炉灰，炉子上的开水沸腾后潜向他的右脸，这家人心真狠，没有给他及时处理，留下了骇人的疤痕。可怜的孤儿没有父母，也没有教养，整天就在社会流浪。

七八岁时，他随同河南逃荒人群流浪到黄龙山石堡镇，张老汉收留了他。一问名字叫仇忤，求求平安，这名字好。老汉本有个孙女叫杏儿，他打算收仇忤认个干孙子，兴许这两个长大能成亲，给自己送终养老呢。

为了孩子有出息，张老汉把这两个都送到镇上上小学读书。哪料到仇忤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自小流浪成习，根本不愿意叫纪律束缚。上课常常逃学，伙同一些大一点的溜光锤撬门扭锁、绺窃偷人，一身的坏毛病，就像牛皮癣一样顽皮成性。别人经常撵上门来，指着老汉鼻子骂。老汉打他，他就跑，一连几天不回来。更可气的是，才十一二岁就学会欺负女同学，大白天就敢上街拽女孩辫子。一次，土匪下山闯进镇子里，这小子居然给人家带路。土匪跑了后，被抢的几户人家把他吊起来打。他对自己的杏儿妹妹也不老实，常常动手动脚，要不是老汉看得紧，还不知出啥乱子。

仇忤长大后，就上山跟土匪干了四年。学了一手好枪法，端上长枪，一百米之内的活物，无一能逃脱。后来被抓住，官府牢狱待了两年，出来后，碰见招兵的，混进了军阀队伍。他上了四年学，最多认识四百个字。脸长疤痕也长，活像在驴脸上烙了一块长印记，社会相传的“逮驴疤痕脸”，简称逮驴疤，就是他。

逮驴疤经常背着大鼻子克扣军饷，打骂士兵。当班长时，一次连里吃条子肉，他端了两大碗边走边吸溜，短短三十米，肉竟让他偷吃了一半。谁知半夜拉肚子，外边瓢泼大雨哗哗地下，厕所是去不成了，干脆就蹲在屋后的房檐下拉。刚刚蹲下，就看见眼前土崖刷刷地溜土，妈呀，跑吧！他提上裤子，边跑边喊叫：

“塌方了，山垮了，快跑呀！”大家光着身子慌忙地跑到雨地里。噢，没事

呀！排长气得大骂：

“逮疤拉，我贼你妈！你日弄弟兄们，是不是皮痒了？”说完一脚把逮疤拉踹倒在泥地里。几个弟兄平时特恨他，准备上去揍他，突然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营房果真被巨大的土方冲垮。

逮驴疤救人有功，破格提拔为一连副官，正排职。这是一个肥差，掌管全连弹药、器械、军饷、伙食。他是一个雁过拔毛的人，无论是购置器械、家具，还是购买米面粮油菜，拿回扣对他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这天他带一个士兵到营部去领补发的军饷。天已到中午，出了营部就急急忙忙向回赶。刚拐到另一条道时，迎头碰见一个骑着高头大马、身着黄呢子大衣的军官，对方拿着鞭子问路：

“你们是啥子部分的，到哪里去嚟？”听口音好像是四川的，逮驴疤赶紧立正，报告：

“报告长官，我是混成团二营一连少尉副官仇忤，现在刚刚从营部出来，准备回连里去。”

“你们团部咋样走？”看样子这位黄呢子迷路了。逮驴疤赶紧告诉长官：“团部在您来的相反方向细杨镇，离这儿有二十里。”黄呢子知道绕得远了，妈的，这不是白跑了。只见眼前这位副官“啪”地立正：

“报告长官，我们先进镇子吃饭吧。饭后，部下陪您老人家去团部。行不行？”黄呢子本来有点看不起这个疤痢脸的少尉，可是人生地不熟，又跑了一上午还把路跑错了，真他妈的晦气。看来只有这样子了。他骑着马进了镇子，找了一家大一点的饭馆，坐了下来。逮驴疤知道机遇来了，赶紧叫饭馆把他们最好的几个菜端上，又要了一瓶西凤酒，给大官斟上满满一杯，自己先一饮而尽，杯底朝下抖抖，脸上疤痢很义气地往上挑了挑——够不够意思？黄呢子没法，勉强喝了一半，他赶紧请黄呢子夹菜。

席间逮驴疤知道黄呢子叫杨树民，是靖国军后勤处上校处长，还是陕西督军的小舅子。这真是碰见高人了，他又赶紧敬酒。今天刚领出来的一百四十块银元军饷，他连想都不想，就把一百块双手奉上。杨树民鄙夷地推辞一番，他坚持要送，杨树民只好用下巴对勤务兵示意，勤务兵赶紧接过来，装入公务包里。

逮驴疤情绪格外高涨，借着酒劲儿，路上不断地向杨树民介绍部队情况，当然把自己身怀好枪法的绝技无人赏识，雄心大志而不得志向长官诉苦。杨树民问他脸上的疤痢咋回事，他灵机一动，说成是战斗中负伤所致。还尽情地渲染了部

队和上司不一心，革命党人如何大肆在部队里活动等等。

他一直把杨树民送进团部院子里，还不断地向他挥手告别。军官们搞不清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打这以后，他找人写信，不断地向杨树民表忠心。

妹妹杏儿越长越水灵，到十七岁时已经是全镇十里八乡最俊的姑娘。个子不高不矮，身材匀称，圆圆的脸上一双丹凤眼十分招人喜欢。舍不得妹子当不了大官。他跑回家里连哄带骗，要把妹子说给一个大官当官太太。“这比县长太太享福大得多，嫁给他我们这一辈子就一步登天了。”张老汉将信将疑，又看到仇忤孙儿是国民军连长（他对家乡人吹嘘他就是连长），终于同意他把没见过世面的杏儿带到西安。

杨树民原不打算见他，可是又听说他还带了个妹妹，那就看看什么样吧。卫兵把他们带进来，杨树民手里捏着玉雕的烟嘴儿从里间走到客厅，两眼发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没有想到呀，山里的女孩虽然土里土气，可是身材匀称，圆圆的脸蛋，一掐一包水，五官搭配得太漂亮了。他围着姑娘转了一圈，笑呵呵地说：“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俊的妹妹呀。坐，快赶紧坐嘛。”逮驴疤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斜：

“杨处长，我这个妹妹没有见过世面，也不会说话，城里的事都没见过，请多多包涵。”

杏儿第一次出门就来到大城市，外面的世界让她眼花缭乱，看见马路上的黄包车都感到惊讶，人拉上人还能跑这么快？进了杨家大门，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也不知道嫁人是咋回事？路上逮驴疤说人家还不一定看上咱呢。最好是能看上，要不然就要嫁给逮驴疤哥哥了。屁股底下坐的不知道是啥，特别软和，就像在云里飘似的。人家凑到跟前问自己多大了，她低着头回答十八了，还多报了一岁。杨树民哈哈大笑：

“好，十八的姑娘一朵花，好！”带着醋意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大老婆和二老婆看见山里来了个水灵的妹子，这么单纯的姑娘就被人……内心感到惋惜。但是又一想到她们姐妹将要失宠，二老婆酸溜溜地说：

“树民呀，咱家的地方可是不够用了，这姑娘和他的哥哥睡啥地方？”杨树民连她们看都没看弹弹烟灰，冷冷地说道：

“这些事你们就不用操心了，今后搞好团结是你们考虑的事情。”两个女人一听，哼了一下扭身就走了。